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三十一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宋 袁樞 撰

廢帝之亂

宋廢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

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

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開已

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

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魯郡巢尚之人士

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

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
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
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令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
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
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
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
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
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

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
歲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恆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
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
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
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
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
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
建康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

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磬兒
已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
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
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
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
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
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為真天子官為假天子

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大宰顏柳共為一體
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
左右久在宮闈今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
有帝遂發詔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
賜法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
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
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
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陽尹顏師伯居權

日久海內輻輳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

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
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
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
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
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犇告兵刃非常
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
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
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

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
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
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
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
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
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
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
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

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馬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

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子
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
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
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黠鼻如何不黠立
召畫工令黠之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
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
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
利於帝乃止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

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犇魏

事見元魏寇齊

吏部尚書

袁顥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

奏其罪白衣領職顥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顥為督雍

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顥舅蔡興宗謂之曰襄

陽星惡何可往顥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

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

子頊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

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顥說

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令

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

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

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

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

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

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顓於

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

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
款狎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
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
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
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曾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
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
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
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

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
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
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
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
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
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
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
往見慶之因說之白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

行無可復望令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

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累
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
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
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
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
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
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
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

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

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拚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

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
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
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
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
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
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
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
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聞

寫道隆解其意拍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

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
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
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
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
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
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
地為阮實以泥水裸或內阮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

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
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瓛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
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
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
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
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瓛妾生子名曰皇子為
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
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

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
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
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
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
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
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
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
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

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

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

力帝恃之益無所忌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閣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瑯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閣人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

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
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
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
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
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
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
明寶寂之等聞知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
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

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
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
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
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
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犇景陽山
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進走帝亦走大呼
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

太后令除狂主令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
中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
臣於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
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
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
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
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
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

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
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
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
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
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
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
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
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

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
為司馬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
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
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
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
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
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

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

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
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
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素頴既
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脩兵械簡集士卒詐稱
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
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
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
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

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刼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簒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苟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

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參蚪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

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
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
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閭將軍索兒太原太
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
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
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犇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
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
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

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顗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瑪入東慰勞瑪說顗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索鄧瑪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索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
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
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
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
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
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
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
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

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

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大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

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
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
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
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
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
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來顓誘
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 上
使兄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

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
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
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榮祖崇祖
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
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
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
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
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
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
非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
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
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
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
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
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

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
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
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
馬劉文石守瑕邱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
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
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親總兵出垣中
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
劉劭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

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
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
已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
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
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孔覲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
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犇牛所領寡弱乃築壘
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

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
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
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
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
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
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
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
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

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
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
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
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
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
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
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
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

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瓘
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
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
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
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
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
瓘計事聞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
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興任

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
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
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瑛王
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
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
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覲不能制戊寅上
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逃奔嵎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
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

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瑯殺之庚辰嶠山
民縛孔覲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瑯所為無預卿事
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
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瑛王曇生袁
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
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
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劭進軍小岷殷琰

所著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
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入市道販賣
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
前內事悉委諸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
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薛
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沖之於
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
躍人爭效命便欲公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

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
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
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
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
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
人情乖離莫樂為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
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
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

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
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
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
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
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遣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
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
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
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

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弱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勗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

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
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
濟北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
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
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士辰詔以沈攸之
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
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
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崗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

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
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
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
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
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
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
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
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

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啟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

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

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

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

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

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

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帥諸

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

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

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
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
壑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
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
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
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
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
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

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散騎侍

郎明僧勗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勗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

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斛彥士攻北海拔之殺
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
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暲玄默玄邈
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
此者十餘卒不能克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
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既
與劭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
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劭曰劉順精甲八

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惟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酈以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叔

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

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
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
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
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
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 張永蕭道成等與
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
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
李降傳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

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
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
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
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
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
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
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
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

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顓借襄陽之資顓不許曰都下
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
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田益之帥蠻衆

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
救之益之不戰潰去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
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
成世子贖為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
康擔贖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贖族人

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贖南康相沈肅
之帥將士追贖贖與戰擒之贖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
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
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
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
慧文八創慧文所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
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
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

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

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
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
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
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
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
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
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劭遣使求援甚急

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衆沂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旦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

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己亥
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庾子劉胡自將水步二
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
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
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
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
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
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

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龐孟蚪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

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
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
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李劉勔遣輔國將軍
垣閔擊之閔閔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
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
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 張
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
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

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

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
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
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
沈仲玉將千人步趨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
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
進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
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顓營悉虜其資
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

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
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
兼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趨梅
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
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
乘善馬飛驚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
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
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

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
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
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顓首詣
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
已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顓已
降軍皆散唯已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
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趨沔口鄧琬聞胡去
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

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

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於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羣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庾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

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
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荆
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
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
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
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
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
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

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
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
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
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貞淮南王
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子超子期東平王子嗣
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
路茂之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
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劭圍壽陽垣閔攻合肥俱未下

勛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
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
勛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
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勛摧廣
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
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勛卒更依廣之廣之薦
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
乞降

事見明
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勛圍壽陽自首春至於

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
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
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令直中書為詔彼
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
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
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
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
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

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劭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

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 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專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令以重兵迎

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窺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盱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薛安都以其

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
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
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
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
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
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
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
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為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

在建康先生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
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
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
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耗西河公石至上蔡常
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
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
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
置酒嬉戲羲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

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義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犇魏遣建安正陸馭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馭悉免之新民乃悅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碭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

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婿
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燦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
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
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
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
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吕梁之東死者以
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

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
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
卿甚永隆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
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
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
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
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
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既而

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
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
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蟻虱生介冑經啟疆場後之
子孫日戲百里播獲堂構豈云易哉魏尉元以彭
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
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主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
救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

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脩城浚隍積薪除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入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胸

城衆心允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
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
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遂進
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
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
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
於泮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
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

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
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珍
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
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
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
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
軍清河張儼守團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
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

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酈範曰齊

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剴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廩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宋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

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於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

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
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
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
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
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
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
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
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

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
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
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
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
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
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
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
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

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

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
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
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
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
敬兒等擊斬之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
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
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將
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

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
為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
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圉城崇祖
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
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
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
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
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

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
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
盛乃退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都大守垣崇祖亦
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
於淮陰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
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
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
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

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
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
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
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
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
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
魏將孔伯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
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

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
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
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
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
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成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
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
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
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

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
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
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
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
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
屢進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
輔國將軍張譔為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
賓為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晔與

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
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
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
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
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魏西河公石復
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
心劉劬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
却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劬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軍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劬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劬劬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内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

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儋荒遠人多干國議負
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
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
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魏尉元遣使說東徐
州刺史張譙譙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潛與譙
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琛與畢衆敬對為東兖州刺史元
又說兖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
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諸軍徐州

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晔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辛丑以前

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

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劭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

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
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
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
文靜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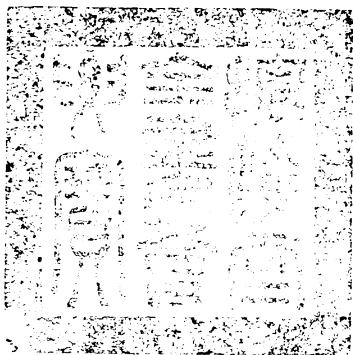
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
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
東之人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
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
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
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
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

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
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魏主并許
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